



幸福在哪里？
老马告诉你！
小人物讲述时代的大悲喜……

老馬家的 幸福往事

贾鸿源 王卫国 肖遐明 王季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幸福在哪里？

老马告诉你！

小人物讲述时代的大悲喜……

老马家的 幸福往事

贾鸿源 王卫国 肖遐明 王季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马家的幸福往事/贾鸿源等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321-4101-2

I. ①老…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5027 号

责任编辑: 陈 蕾

封面设计: 钱 祯

老马家的幸福往事

贾鸿源 王卫国 肖遐明 王季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5.5 插页 2 字数 320,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01-2/I · 3161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目 录

第一章	卖肉的马一毛差点“东窗事发”	1
第二章	做父亲的“吞吃”了裸体画	10
第三章	谁逼儿子揭发老子	19
第四章	越穷困越浪漫越情欲	27
第五章	老药房的熄灯舞会	34
第六章	上海滩老克勒咸鱼翻身	42
第七章	谁动了姐姐马拉的内衣	49
第八章	海外姑妈看不上穷街姑娘	57
第九章	摩托车被烧——谁叫你招摇过市	64
第十章	一个远走东洋镀金,一个浪迹天涯逃命	70
第十一章	在东京街头冻了一夜	78
第十二章	留学是假,生存是真	85
第十三章	你没法不上日本老男人的当	92
第十四章	坏分子摘帽:一个时代的终结	100
第十五章	投奔南边开放的“桥头堡”——走私村	106
第十六章	生子协议:这也叫新生事物	114
第十七章	杀熟——坑的就是你,兄弟	120
第十八章	告诉你什么叫兄弟情谊	126
第十九章	竞选学生会主席	134
第二十章	偷尝禁果,徐丽娜怀孕	142
第二十一章	夹在叔侄间的女人黄小静	152
第二十二章	替罪羊	161

第二十三章	出庭作证：中国女人不好欺	170
第二十四章	意外的求爱者：日本人古原	178
第二十五章	富人的消遣：人肉沙袋	188
第二十六章	马一毛死了，死在澡堂	198
第二十七章	小马顺出生	207
第二十八章	区政府新分来的大学生	212
第二十九章	徐丽娜和她的暴发户老公	217
第三十章	劣质水泥事件	226
第三十一章	不露声色的贵人相助	235
第三十二章	见识一下高干子女李小娜	243
第三十三章	乔迁之喜	252
第三十四章	马拉回国了	260
第三十五章	深圳奇缘：不是冤家不聚头	269
第三十六章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情	282
第三十七章	拆迁风波	292
第三十八章	双簧	301
第三十九章	失踪的新郎：古原逃婚	308
第四十章	酒吧老板娘	318
第四十一章	我救不了你，姐姐	327
第四十二章	马家的孙子	337
第四十三章	胡斯文自杀	348
第四十四章	“负翁”命运的起落	360
第四十五章	困穷匕见	368
第四十六章	迟到了二十年的婚礼	383
第四十七章	决战：小蝌蚪与金蛤蟆	392

第一章 卖肉的马一毛差点“东窗事发”

夏日的傍晚,天空中布满了乌云。整座城市就像一个大蒸笼,闷得人透不过气来。一场豪雨眼看就要降临。下班的人们纷纷加快了脚步。

淮海路一条老弄堂里,马一毛光着膀子坐在过街楼下,悠闲地喝着啤酒,望着街上纷乱的人群,心里充满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来自于他的职业。马一毛是菜场卖肉的,上班路近不说,油水也很足。常言道,卖肉是个金饭碗,给个厂长也不换。尽管“四人帮”打倒了,资本家平反了,颠倒的一切又重新颠倒了过来,但马一毛相信不管世道怎么变,日子总是要过的,肉也总是要吃的。比比周围的人家,马一毛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他一高兴,就唱起了京剧《沙家浜》: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好乘凉……

马一毛唱得荒腔走板,却自得其乐。他不知道,此刻他小儿子马风的性命正处于危险之中。

这时马风正朝弄堂口走去。突然蹿出几个家伙,把马风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嘴里叼着香烟、身强力壮的高个子少年,冲上来掐着马风的脖子,把他死死抵到弄堂口的墙壁上,恶狠狠地说:“晓得我是谁吗?”马风摇摇头。那家伙说:“但我晓得你叫马风。听说,你比我还要厉害!”马风说:“你想做啥?”那家伙狞笑道:“做啥?我想掐你!”

话音刚落,一帮人一拥而上,对准马风没头没脑地就是一顿死打。马风倒在地上,双手抱头,一声不吭。那家伙冲着地上的马风大声咆哮道:“娘拉个×,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告诉你,我就是淮海路上一只鼎!我他妈的站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乌贼鱼!”马风挣扎着爬起来说:“我跟你浑身不搭界的,你凭什么打我?”乌贼鱼一脚踩在马

风脸上，低下身子，恶狠狠地盯住马风说：“谁说你跟我不搭界？你他妈的打了我兄弟，就是跟我搭界！”

乌贼鱼朝身后拍了拍手，一个叫胡斯文的少年走了出来。

乌贼鱼瞪着马风说：“你说跟我不搭界，那么我问你，你跟他搭界吗？”

马风抬头一看是胡斯文，不由擦了一下鼻子上的血丝，冷笑着说：“原来是他……是他先找我哥哥的麻烦……”乌贼鱼哈哈大笑说：“你哥哥，你哥哥是谁呀？！你他妈的打狗还得看主人！看清楚了没有？他是我兄弟！”

乌贼鱼抬脚朝马风头上踩去。就在这时，马风突然发力，猛地甩开按住他的少年，一个鹞子翻身，使出“大别子”的摔跤动作，将乌贼鱼啪嗒摔了个嘴啃泥。

马风拔腿就逃。

乌贼鱼狼狈地爬起，从后腰里抽出把匕首，气急败坏地大声咆哮：“妈拉个×，追！替老子追！”

马风穿着塑料拖鞋狂奔到警备区司令部门口站住了。回头看到紧追不舍的乌贼鱼，他灵机一动，突然跳起来，一把抢了哨兵的军帽，撒腿狂奔。哨兵发现头上的军帽不见了，再一看紧随其后的乌贼鱼那帮小兔崽子，不由大怒起来骂道：“他奶奶的，你们还敢带刀子抢军帽啊？！”一个饿狼扑食把乌贼鱼扑翻在地，死死揪住……

马风的哥哥马鸣与同学叶大龙正走在淮海路上，忽见几个小孩奔了过来，嘴里大声嚷嚷道：“快去看！警察捉人喽！”随着孩子们的叫喊，马路上一大帮人噤里啪啦跟了过去。叶大龙对马鸣说：“警察捉人？那倒蛮有劲的，看看去。”说完，拉着马鸣的手，也跟着追去看热闹。

思南路不远处的淮海菜场门前人头攒动。叶大龙眼尖，兴奋地大叫：“马鸣，你看，警车警车！”马鸣穿过人头，一眼看到警车停在菜场门口。马鸣内心一阵狂跳。叶大龙拉着马鸣兴致勃勃地往人群里挤，边挤边大声嚷嚷：“当心！开水来了！当心！”一个中年男子恼怒地冲着叶大龙嚷道：“小赤佬！挤啥挤！”一个警察大声叫道：“让开让开！”

人流分成两半，两名警察押着一个戴手铐男人朝警车走去。

马鸣瞠目结舌。

马鸣死死盯着那个男人。四目相对时，男人的眼神在他脸上停了数秒。“上去！”警察边吼边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推上了警车。随着一声凄厉的警笛声，警车开走了。菜场里好多人在说：“周贵出啥事体了？”“听说是贪污营业款……”

马鸣愣了会儿，突然推开叶大龙，撒腿就跑……

马鸣蹿过马路，冲进淮海里，奔进家里。

天井的围墙边放着几盆花草。角落里有一棵大树。树下放着一张折叠式小圆桌，马家人正在吃晚饭。父亲马一毛坐在小板凳上边喝着五加皮酒，边吃着猪头肉、花生米。马一毛呷一口酒，吃一口菜，他刚夹起一块猪头肉放进嘴里时，马鸣慌慌张张冲进来叫了声：“爸，出事了！周叔叔被警察捉掉了！”马一毛大惊，猪头肉卡在喉咙里，憋得直翻白眼。马鸣吓得赶紧替爸爸捶背说：“爸！爸！你怎么啦？”马一毛好不容易吐出了那块猪头肉，抓住马鸣的手，紧张地问：“你个小赤佬，不要瞎讲八讲！”马鸣发急地叫了起来：“爸啊，我刚才亲眼看到的。”

马一毛脸色发白，站了起来，攥住老婆胡根娣的胳膊，进了屋子。

不一会，里屋传出胡根娣哭声。老大马拉紧张地望着马鸣问：“大弟，出啥事体了？”马鸣小声说：“刚才我在菜场门口看到周叔叔被警察捉走了。”马拉吃惊地问：“为什么？”马鸣摇了摇头。马风放下碗说：“周贵和爸是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说不定……”马拉在马风头上拍了一下：“不许瞎讲！”马风说：“我瞎讲啥呀，否则爸慌啥啦！”

天空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传来了轰轰隆隆的雷声，雨跟着下来了，豆大的雨点砸得地面啪啪作响。姐弟三人忙着将饭菜、小桌搬进屋内。

马一毛和老婆胡根娣坐在狭小简陋的卧室里。墙上糊着不知哪年哪月的一幅年画。五斗橱边上放着一只马桶。窗玻璃外，夏日的大雨“啪啪”地击打着窗户。马一毛拉亮电灯，房间内亮起了昏暗的灯光。胡根娣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回头看着坐在床边闷头抽烟的马一毛：

“既然你没贪污，慌什么？我以为你跟周贵是一伙的呢！”

马一毛说：“你懂啥！我从屠宰场弄猪下水来卖，这叫投机倒把，也是犯法的！这事周贵都知道，他为了保自己很可能把我咬出来！”

马一毛把烟头狠狠朝烟缸里一戳，起身走到墙壁前，哗啦一声把那幅年画撕了下来，年画后面是一堵斑驳的砖墙。胡根娣愣愣地看着问：“干什么？”马一毛一声不吭，从墙上把一块砖头取下，从洞里掏出一沓钞票，交给胡根娣：“这是我藏的两百多块私房钱，你拿着！”胡根娣捧着钞票，颤抖着问：“你……你相信我？”马一毛眼睛一瞪说：“屁话！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啊！”马一毛手一摆：“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把我的换洗衣服找出来，打个包裹，我等警察来捉我。”

天井里的门被敲得哐哐响。治保张主任在外面哇哇乱叫：“老马，我是老张！大热天，你关什么门呀。”马一毛从里间走了出来，朝马鸣一努嘴，马鸣战战兢兢地走到天井打开门，张主任和一名警察走了进来。张主任不耐烦地问：“怎么还不出来？老马！老马……”“来了来了！”

马一毛拎着包裹走了出来，战战兢兢地说：“找我……什么事啊？”

警察看看马一毛说：“磨磨蹭蹭的！你什么意思？大姑娘上轿啊？”

张主任说：“老马啊，你就别装傻了，事情摆在这里，想躲你躲得掉吗？！真是的！”马一毛长叹一声，扬了扬包裹：“我已做好准备，一人做事一人当……”

张主任打断他的话说：“当什么当！马风闯的祸，你当？你当得了吗！”

马一毛呆住。闹了半天警察找的不是他，是马风！

警察声色俱厉：“你儿子胆大包天，竟敢抢解放军的帽子！”马一毛扔下包裹，瞪着马风：“小赤佬！你真的抢了解放军的帽子？”

马风说：“没……”

警察眼尖，一眼看到马风藏在屁股后头的军帽，一把夺过：“看看！这是什么？”

张主任说：“马风，你居然抢解放军军帽！这是毁我长城你明白吗？”警察接着说：“抢夺军帽那是侮辱解放军，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我要把他带到派出所去处理！”

警察话音未落，马一毛跳了起来，暴怒地冲向马风，一把揪住马风的左手，随即一个耳光甩了过去：“你这个混蛋！不长进的东西！我打死你！”马风双手死抱脑袋，一声不吭。马一毛气咻咻地说道：“你这个逆子！我打死你！”马一毛发疯一般，拳头狠狠落在马风头上、身上。

马风被打得倒在地上。胡根娣不知所措，想拦又不敢拦。

马拉和马鸣冲上去死死抱住歇斯底里的父亲。马拉哭道：“爸爸，别打弟弟了！要打，打我好了。”说完，把整个身子朝父亲怀里送去。“你们给我滚开！”马一毛甩开马拉与马鸣，继续雨点般地狠揍马风。

警察忍不住大吼一声：“你他妈的做戏啊？再打，连你一块送派出所！”马一毛顿时住手。马拉和马鸣扶起马风。胡根娣心疼地掏出手帕，替马风擦拭血迹。警察瞪着马一毛又是一声大吼：“难怪马风爱打架，原来都跟你学的！”马一毛气犹未消，哆嗦着说：“民警同志，你不知道这个讨债鬼，尽给家里惹祸，干脆打死算了！”警察严厉地说：“我警告你，你再敢乱来，我对你不客气！”

张主任冲着民警赔笑道：“哪个父亲不爱自己子女？老马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说完回头望着马风说：“马风，你爸打得狠了点，这对你是个教训，以后再干这种事你得动动脑子。”

马鸣偷偷推了马风一下。马风咬着牙，一声不吭。

胡根娣说：“不会了，不会了，民警同志，马风以后一定不会再闯祸了。”治保主任又朝警察赔笑说：“马风认识错误了，他毕竟年龄还小，不懂事。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警察踌躇着。

胡根娣央求道：“民警同志，求你了，高抬贵手吧！”警察迟疑了一下，看着脸上血迹斑斑的马风，拍拍手上军帽：“好吧，本来他已经够资格劳动教养了，现在缓一缓，看看他的表现。”

治保主任拽着马风的手说：“还不说声谢谢！”马风勉强咧了咧嘴。马一毛和胡根娣朝警察连连点头说：“谢谢警察同志。”

警察一句话没说，与张主任走了。

马一毛颓然坐在凳子上。胡根娣用手指戳了戳马风的脑门，气呼

呼地说：“别怪你爸打得狠，你爸眼看就快坐牢了，你还给家里惹祸！”马一毛吼道：“你啰里啰唆有完没完！”马一毛站起来走到马风面前，摸了摸马风脸上的伤口，马风疼得一哆嗦。马一毛说：“爸心情不好，打疼你了吧？”

马风泪水夺眶而出……

太阳升起来了，淮海路上车水马龙，胡根娣在烈日炎炎下走进生产组。刚进院子就看到几辆黄鱼车，几个小姐妹正在把一捆捆的人造革皮包装上车。一个女工擦了擦额上的汗，对坐在院子门口的一个男人嚷嚷：“莫文辉你坐在那儿乘风凉啊？来搭把手啊！”

叫莫文辉的青工走了过来，从小包里取出手套、口罩，全副武装戴上。

一名女工说：“莫大少爷，我搞不懂来，大热天你戴着口罩干吗？你是医生还是工人啊？”

莫文辉吞吞吐吐地说：“胶水气味很难闻的。”

另一个女工说：“你们大概不晓得吧，小莫从前是淮海路上的小开，哪儿吃过这样的苦啊。”

话音刚落，只见毛厂长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一个女工低声说：“当心，毛厂长来了！最近他像吃了枪药，火气特别大。”另一个女工说：“快发奖金了，小心撞到枪口上。”

毛厂长走到莫文辉跟前站下，皱着眉头说：“莫文辉就你娇贵！干活还戴口罩！干活就要像干活的样子，摘掉摘掉！”

莫文辉只好摘下了口罩、帽子，露出一张清秀的脸庞和卷曲的头发。

毛厂长把口罩沾了点胶水，递给莫文辉：“你嫌胶水难闻是不是？戴上习惯习惯！”

莫文辉愣在那儿。

毛厂长咆哮道：“还不想上班？想的话就给我戴上！”莫文辉迟疑了一下，慢慢接过口罩戴上，胶水顺着他的颌边流了下来。一边的女工朝莫文辉挤了挤眼说：“小莫，你别觉得委屈，毛厂长是想告诉你一

个道理,做人要识时务,对不对毛厂长?”

毛厂长显然没有听出女工话里带着骨头,点头道:“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多出几身汗,我是帮他改掉资产阶级的臭毛病。”说完转身离去。胡根娣上来宽慰莫文辉:“毛厂长也是为你好,跟你开玩笑,多适应适应就习惯了,来,我替你摘下。”

毛厂长一走,现场气氛又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

“常言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也难怪小莫,他压根就不是干活的人嘛!”

“旧社会莫家汽车进汽车出的。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

毛厂长远处听见,扭头走了回来说:“什么虎落平阳被犬欺?以为我听不懂骂我是狗啊?这是谁说的?”

众人捂着嘴偷笑。毛厂长不依不饶地说:“啊?谁说的?”一女工故意碰了碰身边的胡根娣说:“报告毛厂长,是胡根娣说的。”

毛厂长走到胡根娣面前,装腔作势瞪起眼说:“胡根娣你骂我,奖金不要了?”胡根娣瞪了他一眼说:“谁骂你了。”

一女工故意说:“毛厂长,奖金不要扣了,让胡阿姨给你摸一下奶子,这事就算了结,怎么样?”胡根娣急了说:“放你娘的狗屁!滚远点!”

毛厂长嬉皮笑脸对胡根娣说:“干吗这么紧张,摸一下就摸一下,有什么大不了的嘛!”胡根娣瞪着眼睛,气呼呼地说:“要摸,回去摸你老娘!”

毛厂长说:“又不是大姑娘,摸就摸吧,总比扣奖金好!”一女工说:“胡根娣奶大,你摸就是了,我们闭上眼睛,只当没看见。”

毛厂长涎笑着伸出手。胡根娣双手抱在胸前,横眉立目:“你敢!”毛厂长说:“大家的意见我还是要听的。”说完装作故意要把手伸进胡根娣内衣的样子。胡根娣拿起一瓶胶水,朝毛厂长泼去。毛厂长躲闪不及,被泼了一头,胶水顺着他的脸滴里咕啦往下掉,狼狈不堪。

现场所有的人全都呆住了。

毛厂长抹着脸上的胶水,气急败坏地说:“好啊胡根娣,开个玩笑,你就当真了,你等着!”胡根娣说:“我等着怎么样?”说完脱下一只鞋,

就朝毛厂长打去，毛厂长大叫一声：“哎哟哇啦！”狼狈逃离。

中午菜场休息。职工们在办公室里围坐成一圈，议论着周贵的事情。马一毛闷头抽烟不做声，大组长拿着报纸走过来，递给马一毛说：“你来读。”

马一毛干咳了两声说：“今天我喉咙发炎，叫别人读吧。”大组长说：“不行！这儿文化水平数你最高了，你不读谁读！”

马一毛只好拿起报纸：“我读我读……读哪篇啊？”大组长指着一篇文章：“就读这篇吧。”

马一毛一看文章的标题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马一毛迟疑着，连连咳嗽。大组长催促道：“愣着干吗？快读呀！”

马一毛开始结结巴巴地读：“本报讯，昨天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韩有才贪污一案。韩有才系钢材公司业务员，他利用职务便利，采用开阴阳发票的犯罪手法，即所谓的飞过海，贪污货款三千六百余元……常言道，纸包不住火。奉劝那些见钱眼开的人，不要以身试法……”

马一毛读着读着，双手瑟瑟发抖，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把报纸都弄湿了。大组长望着马一毛阴阳怪气地说：“老马，吹着电扇还满头大汗，身体不舒服啊？”

马一毛支支吾吾：“我……我头晕……”

大组长拍拍他的肩膀说：“真有病的话，趁现在还有时间，快去看看吧。”

大组长话里句句带着刺，分明是敲山震虎啊！看来这一关是过不去了，还是竹筒倒豆子，老实交代吧！

马一毛痛下决心，刚要开口，电话铃突然响了，大组长起身去接电话。马一毛摸出一根香烟，接连划断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着。

大组长接完电话对马一毛说：“老马，王经理叫你马上到公司去一次。”

马一毛一愣：“什么事儿？”大组长眼睛一瞪：“你问我，我问谁啊？”

马一毛无奈地来到停车棚，推起了脚踏车，有气无力地骑着，来到副食品公司。走进这栋光线阴暗的老式大楼，马一毛不由心里寒丝丝的。当马一毛来到经理室门口时，菜场王经理和两个穿警服的人在咬耳朵，他吓得赶紧朝厕所跑去。

经理办公室里王经理举着打火机，替两名警察点烟。

一个警察看了看表，对王经理说：“马一毛怎么还不来？”另一个警察气呼呼地说：“马一毛磨磨蹭蹭的想干吗？”王经理赔笑说：“我特地派人去通知的，他不会不来。别急，再等一等……”

王经理等了半晌没见到马一毛，便也来到厕所间。当他拉开厕所间的门时，一眼看到蹲在茅坑的马一毛，不由生气地说：“老马，让你来，你却躲在这儿！什么意思啊？”马一毛赶紧说：“对不起，王经理，我肚子疼，现在没事了。”王经理没好气地说：“警察等你好久了，快走快走！”

马一毛提着裤子站起来，不料一个踉跄，倒在王经理身上，王经理吓了一跳：“你怎么回事？”马一毛说：“我腿麻了，站不起来。”王经理扶着马一毛说：“你行不行？”马一毛说：“我不行了，这脚怎么就麻了呢？”

王经理见马一毛大汗淋漓，不由叫道：“来人！快来人啊！”几名男子跑来：“怎么啦？出了什么事？”王经理气喘吁吁地说：“这家伙上厕所站不起来，你们快帮我一把！”

第二章 做父亲的“吞吃”了裸体画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热度却丝毫未减。空气是凝固的,一丝风也没有,闷热不堪。

比天气更沉闷的,是马家的气氛。胡根娣和三个子女坐在饭桌前,望着饭菜难以下咽。马一毛吃官司了,马家的顶梁柱倒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胡根娣面对孩子们,沉重地说:“家里遭了难,但我们的心不能散。老头子留了话,马鸣是咱家的希望,无论多难一定要让他读大学。”

马拉说:“我就要从卫校毕业了,以后我的工资统统上交。”

马鸣和马风也抢着表态,要帮着母亲把这个家撑起来。家里出事以后,三个孩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胡根娣于悲哀中感到一丝欣慰。

这时,大门突然开了,马一毛推着自行车走了进来。胡根娣和三个孩子呆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闹了半天又是虚惊一场,马一毛没事!

马拉、马鸣和马风跳起来,呼啦一下围了上去。

“爸,你回来了?!”

“爸,你不是坐牢了吗?”

胡根娣战栗着走了过来,推开孩子们,一把抓住马一毛的胳膊,想问什么,但哽咽了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水却夺眶而出。

马一毛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撩起衣襟擦汗说:“老太婆,我吃力死了。”一边的马鸣乖巧地拿起扇子,使劲替父亲扇风。马拉马上递上了冷开水,马风冲进灶间,拿毛巾在冷水里绞了绞,奔回来递给马一毛。胡根娣什么话也没说,一双肿泡着的眼睛急切地看着失而复得的丈夫。

马一毛喝了口水，擦了把毛巾说：“妈的，真把老子吓得不轻，闹了半天，是公安局的人要我揭发周贵！”胡根娣听了说：“看样子周贵没把你咬出来。”

马一毛说：“是啊，这小子够朋友！”说着，向胡根娣伸出手说：“老太婆，我的私房钱呢？”

胡根娣愣了一下。马一毛催促道：“快一点！”胡根娣悻悻地从乳罩里掏出钞票，使劲朝马一毛手上一拍：“瞧你这副猴急相！”马一毛见胡根娣竟然从胸罩里取出钞票，先是一呆，随后笑了说：“老太婆啊，钞票藏在这儿，高级，实在高级啊！”说着，他拿起钞票，蘸着口水一张一张地数着。

胡根娣不高兴地说：“数什么数呀，不会少你一分钱。快去吃饭吧，马拉做了狮子头了。”马一毛说：“急什么呀，现在几点了？”马拉说：“爸，大概10点不到吧。”马一毛说：“快点，你们马上穿上最好的衣服，跟我走！”

大家面面相觑。胡根娣战战兢兢说：“老头子，你……你又要出什么花样啊？我心脏病也要吓出来了。”马一毛说：“淮海照相馆晚上10点要关门的，我们快去照一张全家福。”

胡根娣松了口气：“你呀，一阵风一阵雨的！饭还没吃，怎么忽然要照相？扫兴不扫兴？”马一毛大口吞了一口烟，随后呼出一大团烟雾，伤感地说：“你懂什么！今天虽然被我躲过去了，可是过了初一还有十五，以后万一还有什么事，照张全家福放着，也算是留个纪念吧！”

9点55分，一家人赶到淮海照相馆门口。里面的电灯已开始一盏盏地熄灭，店员正准备打烊关门，一见马一毛一家四口匆忙赶来，不高兴地说：“都几点了，你们还来照相啊？”马一毛赶紧替师傅上烟说：“师傅对不起了，我明天要出长差了，我们就想现在照个相，谢谢你啊。”那师傅并不接烟：“你明天出长差，那我算啥名堂？你给我加班费啊。”马一毛二话不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长嘴高乐牌香烟说：“师傅帮帮忙。这是上海刚出的新牌子香烟，你尝尝鲜。”那师傅接过烟，前后看了看，口气温和了一点：“好吧，动作快一点。”马一毛一行人赶紧走了进去。

马一毛和胡根娣坐在当中，三个子女站在他们背后，一道亮光闪过，这张对于马家三兄妹弥足珍贵的照片就定格在了1977年7月6日。

淮海中学高二(5)班教室内坐满了学生，班主任刘老师站在讲台一侧，看着站在讲台上朗读作文的马鸣：“……秋天的脚步悄然无声地走近了，走近了，但我却在这秋的脚步中，找到了那一大片日思夜想的丹桂林。看啊，丹桂林的枝头上挂满了一串串淡黄色的美丽桂花，美得令人忍不住想轻轻地抚摸她一下；闻啊，那美丽的桂花虽然只是一小株一小株，但是她散发出的浓烈的香味令我无限地陶醉；听啊，在这万籁俱寂的丹桂林里，我的耳朵里分明感到她们在风中轻轻地喁喁私语。不是吗？这片丹桂林虽然很不起眼；虽然看似渺小，就像我们无数的莘莘学子一样，但只要我们奋发上进，总有一天会像这些不起眼的桂花一样开放，给世界留下一片清香。”

马鸣朗读完毕，刘老师带头鼓起了掌。

马鸣很光彩地回到座位上时，同桌叶大龙兴奋地朝马鸣摇晃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坐在后桌的胡斯文小声嘀咕道：“有啥稀奇，瞎猫碰上死老鼠而已！”

马鸣回头斜了他一眼，这时一个纸团飞了过来，落到马鸣桌上。马鸣抬头望去，不远处的徐丽娜笑着朝他使眼色。马鸣打开纸团看了看，瞟了徐丽娜一眼，洋洋得意。一旁的叶大龙马上抢过纸条，故意小声地念给后座的胡斯文听：“祝贺你，未来的作家。徐丽娜。”胡斯文非常恼火地对着叶大龙骂道：“跟屁虫！”转而又和同桌嘀咕：“哼，跟我抢徐丽娜！妈的，老子一定要叫人再教训教训他！”

讲台上的刘老师拿起教科书说：“今天讲的是毛主席的一首词，《沁园春·雪》。”

叶大龙根本无心听课，拿出一张白纸偷偷地画画。不一会儿叶大龙把画好的画推到马鸣面前，得意地让马鸣看。马鸣一看，不屑地说：“你怎么画裸体画！而且画得难看死了。”叶大龙说：“难看怎么啦，我就是画她。”说着在画上添了“刘丽霞”三个字。

马鸣吓了一大跳：“你好大的胆，敢丑化刘老师！”叶大龙说：“跟